

遂昌雜錄

元鄭元祐明德著

明會稽商濬校

高昌廉公諱希真字端甫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晢如滿月冠巾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檻樓冠衣袖詩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細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旣罷某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

貴官也而兄簡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下輕重劉整官雖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所謂朝不坐燕不與彼何罪而羈囚之况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文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公之卓識有若此哉

寃丘公嘗言爲吏吳下時吳守則趙公諱全也吳方內附頑民時時陸梁其獷甚故犯法者擒至加捶掠侯必叱令痛捶楚之雖死不貸若夫里正主首

以徭役受捶者侯必瞑目嗟嘆曰以徵科受薄罰其何忍加重焉繼除杭州吳民泣送不忍舍之去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槩可知而侯以剛正不少屈至擒其家奴枷項以示衆久之不勝大臣之折辱也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漢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齋科精嚴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謫軍令狀使無洩后謂昨夜夢

遠目錄
濟王大怒以爲吾且將兵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
特旨令鄧往南高峰頂爲膽心章哀告上帝已而
黃頭先鋒斬關吏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通
觀時浙西按察司治吳下按察使閻公子靜雷公
苦齋胡公紫山徐公子方等皆與卿相過從一日
質諸鄧宋士大夫較之今日其所守何如鄧固辭
不敢答諸公苦強之鄧曰此事不難見宋養士大
夫厚其廉隅可以守較之今則相去遠矣鄧高士
歿後五十年西臺中丞曹公士開訪元祐於吳下元祐

僦屋湫隘時方暑中丞携小斝酒以相餉遂往會
通觀觀道士吳溪西者跛一足能學其師彈烏夜
啼曲鼓琴未竟而郭公子昭曹公克明亦皆有所
携而來吳遂出三四巨軸皆向時按察諸公與其
師倡和詩也其間一卷則閻公子靜詩詩小序有
謂昨日一謳者新到城當携爛煮牛脾與謳者同
往與尊師飲酒聽歌玉葉花下中丞歎息謂曹郭
二公曰今日憲司官敢若是乎於以見國初文網
雖甚疎而上下樂易不難治今日無相反而治道

益不如昔可勝歎哉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旣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顧不敢奏僅發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其父固已優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跪拜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父旣寄迹方外

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不樂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而仁廟所以貴之詞臣代言以降制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讌犒於其家比使臣至其父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卧內宣恩其父膏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視之始驚顧謂其所

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童爾然二人皆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妄求者可以爲戒也夫

師其姓者杭人居拱北樓之西其家營利非一端而打銀其一也暗門外慧光庵尼無著者張循王九世女孫也以陋故不嫁而狹嫁貧故優裕師一日訪無著延師於飯飯竟出一銀香合重二十兩塵土蒙塗如漆黑無著誨師令其打一二十哲那瓌師持合至家剪開乃赤金也復裹合扣無著以

香合金合也銀合耶無著笑曰銀合耳師以前開合示之始知其爲赤金若師者營利者也設心若此謂之無好人可乎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老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無汚他人手行童震慄遠望有以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趣召之將至戒以無

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謾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探謀江南凡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錄取驗於世祖

皇帝云

尤公久於江南探謀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慶觀卽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觀方丈主王管轄者尚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謂誰觀主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以姓名對高士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
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
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時貴人而平章顧以拜
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鎖戶偕行廊廡間平
章卑抑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平章曰三年前有
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人也因長揖竟出
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真一世之高士公每出見杭
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停輿或駐
馬戒飭之曰汝輩尚青青睡耶今日非南朝矣勤

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於時
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遏叫呼曰平章今日餓
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
小鈔探囊撮與之公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杭西北羊角埂埂上全真小庵士人羅蓬頭者非痴
非狂冬夏惟一衲衣居庵一室中無坐卧具惟晝
夜蹲地上穢污殊甚而徃徃能前知一張其姓者
故宋王表司宋亡依道館嘗舒手向羅問吉凶羅
書狗災二字張問應在幾時書百日内張持齋誦

道經日禱於神明冀免難一日見牝牡狗以茗掃擊之竟爲狗所傷而死閩人馬都錄者號靜齋以道法際遇度宗賈平章以海味進謝后令啗之泄瀉不止馬進符水飲之而愈后召馬賜與之馬駭顛因謝恩自致其言曰臣上告佛佛繼今他人進飲食不可造次供御言出口而賈顧已知之甫出禁門卽下臨安府獄面刺雙旗押付鄂都寨日具存亡時以江上事危出師有日以故寨兵寬之得不死復於寨村落間禱雨有驗未幾宋亡崔中丞

奉旨訪好人薦馬於世皇道法復有驗宣授浙西都道錄提點西太乙宮恩賞殊優渥一日大雪訪羅於全真庵問未來休徵羅書賀字復書正字遞之但曰問知堂知堂者率意曲解旣而明年正月宣州賀霄巖贊璽書宣命截替馬前職云雪晴道凍鹽運司一卒張某問羅未來事筆硯皆凍不可書卒怒摔蓬頭知堂勸止之烘筆硯爲書千二錢卒大笑以爲我此行勾四場鹽官所望數百緡而僅書若此已而卒出門道狹冰凍一蒼頭擔酒四

正來卒撞之酒墜地蒼頭者持卒哭曰我方千二
錢買酒來須償我乃得去卒償鈔竟入門謝羅曰
吾仙信有先見哉凡逐利市人問休咎其人將稱
意必書其手曰鈔好仍乞鈔買酒肉啗已并衆人
否則搖手終不爲一書後將死大笑拍手歌唱立
地卒羅蓋仙者惜其事遺落故所聞止此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葡萄不知
其善書也今世傳葡萄多假其真者枝葉鬚梗皆
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滯

唇見輒忿詈曰掘墳賊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
之溫時至其家袖瓜啗其大龜抱軒前支離叟或
歌或笑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

所謂散聖者其人也

支離叟即伯機家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
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
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
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記
憶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
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輒厭之故
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
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
入慈幼局故道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
積用雪大有鈔雖小惠然無甚貧者亦此之由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
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
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槌劔護轎里許卽易轎

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以爲具賞高數勇士陞轎
離地五六尺前樹皂纛立劔手皆立具於呼吸間
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卽令肅下火
沿太廟八風兩殿前卒有一卒飛上斬八風板落
火卽止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與賈才局若
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大學士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時楊總統發掘諸
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
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賈

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骨斯足
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
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
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
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
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哽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
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
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七首猶悽然則忘之葬後
林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西園土堆

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
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來
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
日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
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宛丘公護其先府君櫬歸葬時一舟載靈櫬死丘公
守櫬舟中一舟載家累子期與其母夫人在焉舟
過金山舟人以便風大繩維兩舟並行子期將過
宛丘公船失脚墮江水公震慄重賞令救比卸帆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停舟須良久而子期若有人捧出水面者終不沒
今登政府豈偶然云

義興岳君仲遠家唐門其上世本田家至仲遠所生
父與其肆皆送京學上舍家貲產非過厚而能折
節下士賓客至始家焉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
家者南士若牟誠甫蔣泰軒蔣竹軒姚子敬羅壺
秋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與之婚姻當世貴官如
高房山廉端甫國公李息齋學士其從兄李信菴
處士鮮于伯機經歷仲遠皆傾心與之交然自至
治已後郡縣狼牧羊家事日不如日後爲漢爲縣
尹坐掠死非辜遭降黜鬱鬱而沒仲遠昆季凡十
三人皆陵替不振回首未二十年宜興諸富家亦
相次淪落是皆廢興雖有命然爲官司所股剝雖
積銅爲山尚不給况齊民乎

金華王胡先生長誠仲次穆仲次汲仲石塘人也最
知名誠仲子無咎已歿穆仲子孔章今爲吳郡經
師汲仲子千里家建昌石塘先生以崔中丞薦世
祖顧問所答不稱旨出爲楊州路儒學教授師道

甚嚴繼除建昌教權錄事司程雪樓學士家遺漏先生捕其子坐罪不貸由是人憚之後除台州臨海簿愛縣民如子上司誅求身當之素客於杭居貧甚以古文倡人求記碣序贊稍不順理雖自金不作也後以室人喪居喪如禮然所居湫隘甚遷居青蓮寺講道寺中性矯亢當時期文顯者鄧巴西廉使故毀辱之由是益下遷後爲鹽場司丞就養建昌浙省以是年秋試屈先生爲試官後來青蓮寺歿寺中歿時當嚴冬尚未挾纊是日元祐往

候之項可立煮三建湯飲之猶力疾答楊州盛恕齋語次又訓飭學者以自樹立氣益索扶之上卧榻卽跣跌坐逝比殮顏貌如生時殮後天台周本心時爲浙省掾率道徒私謚修道先生發引還建昌省憲官皆執紼以送今三十年矣先輩淪落如先生抗直不撓以斯文自任者絕無之穆仲先生純德古君子經學尤粹深有二書辨尚書或問行於世

今中奉大夫浙東元帥白堊泰不華君由越守召入

送昌維錄 卷一
爲祕書郎未幾母夫人歿於越白埜君還越持喪
戒珠寺朝夕臨屏輦血不脫經帶家人欲一見其
面不可得也旣畢葬服闋乃始復初近世禮俗壞
如君者蓋甚寡今以海寇逋誅留斗城未返令人
念之不忘

杭人王溪月諱壽衍字眉叟少年爲道士便際遇晉
邸其所交皆公卿大夫後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管領開元宮江浙省都事劉君諱致字時中海內
名士也晚年尤清勁旣卒貧無以葬王真人者躬

至其家弔哭甚哀周其遺孤舉其喪葬之德清縣
某鄉之原與其壽穴相近春秋拜掃若師友然異
教中若溪月者蓋可尚歟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
者延之以教其兩弟日子瑛日元鎮居久之文光
歿而子瑛駭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賸剝也
資力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利無作有
以濟朋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峰
傍葬之日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誅

求顧未有能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日必大慟祠下而先生并館穀於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於友朋坐間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者也而先生於佛老兩教則皆喜其說有祭鬼法平日喜畫蘭踈花間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詭

特蓋所以輸寫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謝臯文先生諱翱自號晞髮處士讀書博學宋季以古文知名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日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孛馱天長地濶多網羅南音漸少北音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

所贊文丞相像有曰日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
今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
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
鄧先生於古文尤精覈不苟作承其學者杭人李
坦之諱道坦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龍虎山張一無字善式其先在宋簪纓家也四世皆
以其資讓故其家有讓堂至一無始入龍虎山爲
道士在道派張開府幾世孫也雖已爲道士酷喜

禪學於是入天台山禮普應國師咨稟叅決志堅
甚衆中道衣壇簡不訝也道家者流以其術應承
尚方與俗益無別而一無獨持齋素行克苦以故
其徒信之先是杭城間國師道場隨處有仝叅者
亦多留一無而吳大宗師每念一無志高潔爲奏
文德先生降璽書以護之留一無住京師會吳宗
師老病繼掌其教者惡一無痛凌辱之一無懼甚
遂以病卒京師

兩浙鹽運使瞿棻軒諱霆發下沙人內附後以貲雄

送僧歸金 卷一
為提舉迓大滌山中人亦富贍瞿至日開宴張
樂瞿一不少答踰數日索轎登天目便厚糲飯寺
僧時高峰妙禪師坐死關須鹿盧輓籃輿乃得上
下瞿入死關故師語之云為遊山翫水來為生死
大事來瞿但泣涕曰弟子不會師擲竹篋云不探
虎穴安得虎子瞿欲捐田寺中挾寺僧一人還下
沙以田若干頃歸之歸之日僧以田券呈師師大
怒叱令速還瞿語之曰平常山中無田苦苦也過
了今日欲得田造業耶僧至下沙以券還瞿瞿曰

僧黃可謂無識此等細事何必令老僧知後為天
目山建大覺師子院久之瞿老病盡遣其婢妾以
資分與諸子女戒勿來見我日與道者一人煮粥
飲之翛然而卒若瞿者可謂異乎常人者矣

貴溪祝蕃遠先生諱蕃里人陳靜明先生於朱陸兩
先生全異處研究得其指歸蕃遠從當勵精勇銳
不徇世習以守師說蓋嘗以鄉舉上京邑見黜於
會試以官至彬州路經歷郡獄有寃蕃遠直之而
當坐監郡部使者不謂蕃遠直以憤鬱卒於郡士

遠目錄金
卷一
論惜之

江右杜君諱本字原父號清碧先生苦志於學經史多手寫成集沈默寡言笑嘗一再遊京師王公貴人多樂與之交已得武夷詹君景仁由三公掾授浙東憲府照磨延先生南入武夷且買房置田爲久遠計已而朝廷修三史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各舉一處士君以南人處士徵授翰林待制奉訓大夫出至錢塘以病歸其歿於至正十年秋八月道遠不能弔令人感念云

江浙儒學提舉柯山齋諱 自牧嘗訪胡穆仲 先生時天大寒日出已久而胡先生尚未起柯曰何爲先生曰天寒未挾纊故尚卧耳於是柯往宗陽宮語杜南谷尊師曰胡穆仲苦寒無綿襖尚僵卧在家杜卽惻然携十兩絮兩縑絹往遺之先生堅拒不肯受杜強之而先生怒已而寒解柯問先生曰何爲不受先生笑曰杜名道堅嘗云某爲談朋炒也要教他知得亦有不炒他的夫杜異教能賢而先生清節若是要皆難得云柯之子字敬仲諱

九思際遇文廟官至儒林郎奎章閣鑒書博士卒
於吳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
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
謂其能相人能望氣崖岍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
之亦設早饌以延致之李至卽中坐省幕官皆下
坐不得其一言以及人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
司戶固退樂姻戚也屈公來同飯時文敏風瘡滿
面李遙見卽起迎文敏謂衆人曰我過江僅見此

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輦記取異時官至一品名滿
四海李之術亦精矣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卽軍
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卽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
中徃徃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着
許多富貴人嗚呼此與南衙士卒皆將相者何異
哉

宋季棨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未
破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
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

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
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
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剝遣嫁呼韓題王導像
有日秦淮浪白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
吾甘半壁只緣無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
遷老官人能詩者皆水雲宿教或謂瀛國公喜賦
詩亦水雲教之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
啓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解掾湖廣省

士啓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
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毋
行士啓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鳥
刺赤者急下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
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啓亦
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遐方便有祿命固
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覩一物如小屋大竟
充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
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

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所啖齊諧志恠而略此於是乎書

中奉大夫西臺侍御曹南馮公諱翼字君輔爲中臺監察御史時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蒙古馬肥健嘗先一射行馮馬老瘦策莫前道遇一醉達達見馮馬羸衣笠弊用捶策馮馬三四鞭前行御史亟呼曰監察御史爲人搖憲度墜矣亟捕捶者毋貸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醉達達躍馬去前御史

至察院語同僚曰馮御史道中爲人所捶我命捕之而馮曾不恤惡有是耶語竟馮至同僚迎謂曰何故馮謝以無事前行御史怒曰如此則是我妄言馮因起立語衆人曰某本疏遠下僚朝廷不以某無似擢寘言路已二十日矣天下大事未有小建明而先與醉人競曲直諸僚曰繼此有言我輩得預聞耶馮笑而不答已而成廟駕下陪京公朝服拜道左進疏十事皆天下大事云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塘初內附以

故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城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違富之占亦神矣此事得於廉劄公云

錢塘湖上舊多行樂處西太乙宮四聖觀皆在孤山宋雖遷僧寺建宮觀於其上而六一泉寺喜鵲寺皆遷北山亦各擅山水之勝西太乙成後西出斷橋夾蘇公堤皆植花柳而時時有小亭館可憇息

若夫宮之景福之門迎真之館黃庭之殿結構之巧丹雘之嚴真擅蓬萊道山之勝四聖觀雖建於高宗朝其規制相去遠矣余童時尚記孤山之陰一山亭在高阜上曰歲寒綠亭皆古梅亭下臨水曰挹翠閣上下皆拱斗砌成極爲宏麗蓋盧董兩璫以內府錢建西太乙宮又能以其餘資建兩閣亦可謂能事楊璉真珈旣奪爲僧窟今皆無一存荒榛滿目可勝嘆哉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珈亦發其墓焉聞

送自奉金 卷一
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枚余童時尚見一碑
鐫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什草中久之余山以浙省
儒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
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後數
年矣聞又荒落何賢者之不幸哉

河西僧馮某者與楊璉真珈生同里幼同學情好益
甚相同而相得也楊在江南掘墳遂以書招馮出
河隴來江南既至道以杭故宋富貴家十墳遺馮
使之發掘馮父子皆僧也十墳已掘六金寶蓋不

貲餘四墳方擬發掘而馮父子兩人是夜皆得夢
夢林莽中金紫官人出拜哀告曰君父子所得亦
足矣我輩安居於此久矣幸貸幸貸我父子覺而
俱驚此四墳於是乎獲全楊璉真珈敗後五十年
間此曹無一存者馮之父居杭西湖北山余對隣
而其子則居昭慶寺之東

余未成童時從咸湖隱先生讀書先生宋京學生也
有屋六七間與岳墳相對時岳墳漸圯江州岳氏
諱士迪者宋迪功郎於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唐門

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墳與寺復完整久之王孫有爲僧者居墳西大壞廟與寺至靡有孑遺台僧可觀者堅忍人也以其事訴之上司官府時何怡真爲湖州推官柯敬仲以書白其事寺田典與人者復歸寺與廟

寸椽片瓦不留會江西李全初爲總杭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爲已任觀勉王華甫者捐貲興建於是寺與廟稍稍復完余爲記忠烈廟其大致以王起卒仁王將相謀審戰勝規模施設

雖古名將不是過一時渡南諸帥臣不論也而高宗昏孱竟斃王於權姦之手論者乃謂余譏貶高宗太甚夫宋有國時固當爲其君諱而歸罪於秦檜宋亡矣高宗忘父兄之深讐彼秦檜者復何恨使高宗倚王以雪耻天下爲王有尚得慊况王忠義上通於天而高宗昏孱莫之識論者豈得以余言爲過甚哉

錢塘門西出石函橋河西僧三寶者壘石與磚爲西番塔舊無有也今四五十年矣想塔未能如舊也

塔南卽宋放生池舊碑磨去高文虎誤用事所謂
夏王道傳語商王這鳥獸魚鱉元來是你西去卽
保叔塔山脚下有大石世傳秦始皇纜船石喻彌
陀勸人修西方淨業盡文餘彌陀遇堪頭行刑日
彌陀張大像頌佛號其用勤矣正鑿纜船石爲大
佛頭耳竅可坐七人其大可知東臨湖白雲宗寺
西則水月園由山而上則相巖寺寺西石磴直上
則叔寶塔也下則多寶寺寺西宋詩人孫花翁墓
也墓西嘉澤廟祠西湖龍王蘇文忠公題和靖處

士像語結謂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祠西小寺忘其名稍西復陟巘瞿運使廨宇在焉
後捨爲善住閣其間有山中四時小窻橫幅安樂
窩之類其結構皆明敞可喜稍西爲壽星寺寺有
寒碧軒蘇文忠公題詩尚在寺稍西陟磴而上爲
江湖偉觀文忠公所謂一舸鷗夷江海去尚餘君
子六千人余嘗與張貞居欲登偉觀則磴道壞不
復有其處矣寺西則瑪瑙寺寺南養樂園園中花
卉湖石杉檜尚存臨湖飛樓雄麗賈相養其母夫

人車船自其弟茶頃便至園園有悅生堂前有亭
今歸吳中周僉省園北出稍西復登巘則玉清宮
也宮北戶直上爲初陽臺臺有亭倚亭而望盡得
西湖之勝復有屋數間祠葛仙翁宮西爲閣山寺
爲六一泉士爲圓明寺寺西則栖霞嶺嶺下爲岳
王墳南臨湖爲褒忠寺寺爲其孫毀今遷寺忠烈
廟後岳墳西則冲虛宮宋寧宗老宮人爲女冠所
建也宮西爲耿家步余先人舊居與宮正相對今
屢易主矣由耿家步而西爲東山庵庵有女冠神

宮火後僅彷彿爾內附後僧建靜勝寺殊宏壯
杭人賀長卿官至海道萬戶府照磨自言其年十五
六時草履行滕手執小黑傘八月十八日與鄉曲
五六人仝同往錢塘江觀潮臨水湫而觀者如織
忽一人捶良卿背兩拳長卿急翻身猝捶者則仝
前觀潮之人皆爲怒潮潑去死生有命豈偶然哉
閩人陳無夢館授洞霄宮郎一山之道房無夢飲酒
一盃亦醉一日天大暑午後醉憇卧榻上忽清風
颯至涼甚繼有一物如猴狀目光炯然自山飛下

檻前無夢因曰此所謂山鬼者歟俟其至粹取之
然後呼人束縛之將至無夢起欲搏之手足皆僵
不可動急呼人則喉已闕窘甚急禱於神明日北
極佑聖真君此物卽去無夢便甦後因爲道士山
鬼木客固有之蓋亦無夢非顯者因見之歟

季君玉松江人後居杭州之五房子孫五世克相見
君玉自言本王萬三官人家齋產王氏在宋季以
資雄宋亡富尤甚王至儉而諸子皆不肖時朱張
方興誘其諸子使假貸立券責厚息以償久之王

卒貲產盡爲兩家奄有獨其孫有所謂王東廬者
僅存腴田三十頃爲養老計而某氏時時遣人存
恤之東廬俟其生日以厚禮往爲壽某氏旣見歡
甚時運糧千戶以下皆用其私人呼一千戶邀東
廬者往觀海船觀十餘艘忽大怒縛王在船時君
玉實從今者皆縛留東廬 不省泣告千戶問以
何罪千戶者曰諸罪在留田汝不以留田歸相公
令我縛汝投之海東廬泣曰我存此爲餽粥計相
公何太忍耶千戶者怒卽以非罪考掠其幹者東

廬不得已遂手書券以田歸之所直償以蕃船上物十纜一二國家信其言開海道運糧於今六七年矣彼小人行險僥倖惟利是趨其致畜如君玉所言宜其死有餘戮云

吳人鄭元字長卿內附後其大父爲北鈔庫大使庫後火打勘得少蘇長卿之先君子乃從吏以養大而其不如昔一日壬子大雨一人倉皇走至長卿家若避雨然者旣去元遺一小篋挈之重開視則金葉也長卿大父一不令人知翌日早作坐門外

聞人言乃謂昨夜汪家府前王集者失却一篋金葉其家兄弟大闕長卿大父聞之卽物色王氏家以還之大父每月朔必炷香城隍廟於道拾得一絹囊亦黃白物也訪其媪還之今長卿棄吏從儒兼精醫藥爲雅飭君子而王氏兄弟者白首尚無急能言其事云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死丘趙公名願字子期其先府君死丘公諱祐字大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於其家死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

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比至縣民間竟歇泊初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睹一累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丘之父問囚爲誰囚輦感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壽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否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酒以飲食之絕而復蘇蘇則兩足

墮矣因問其姓曰姓吳遂延致其家以教迪諸子方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憶記授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丘公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宛丘公無鬚眉面微黃如老嫗然剛正宏毅江南旣內附辟掾平江路時庫內扇鏞尚未嚴一日乘馬出見兩兵繫一民前挂小絹囊公問兵何爲兵曰

是盜官庫金銀某擒至此公因愕謂盜曰汝固我所遣因與偕至庫問兵曰彼所取止如此兵曰然遂留盜使兩兵封識訖遣兵出戒盜曰盜官物法當斬汝亟去慎勿復至此死矣此事吳人白仲章得於其父所言云

宛丘公官至財賦副總管公委至吳吳固公辟掾訪其隣舊戒其僕曰汝至人家須鞠躬屏氣扣門問人有無汝但曰前路吏趙天錫慎毋曰趙總管趙總管云視自眩顯重者有間矣

遂昌雜錄